讀書雜志

漢書弟三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脫八字

江陽康侯蘇息史表作蘇嘉念孫案此條第三格內當有四月壬申封三年薨八字四月者景帝六年四月也至中元年凡三年而康侯息薨其中二年則爲懿侯盧之元年史表云六年四月壬申康侯蘇嘉元年是其證其中二年懿侯盧嗣云云則當在第四格內今本第三格內脫去八字而第四第五第六三格內之字皆以次移上一格當改正

陸彊

遒侯陸彊 念孫案陸彊史表作隆彊釋名謂車蓋弓爲隆彊云隆彊言體隆而彊也索隱本作李隆彊案今本史漢表及水經注皆無李字而不言漢表作陸彊則今本作陸者譌也水經巨馬河注云淶水東南流逕遒縣故城東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隆彊爲侯國字亦作隆

攜侯徐盧

容城攜侯徐盧 念孫案攜當爲唯且當在侯字下容城侯唯徐盧唯徐其姓也盧其名也史表作侯唯徐盧宋本王本游本毛本皆如是或改唯爲攜者非水經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

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爲侯國百官表曰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爲太常唯塗即唯徐光乃盧之孫也或以謚法息政外交曰攜而謂攜爲謚非也此字各本皆作攜不作攜乃是唯之誤字耳後人旣誤以攜爲謚又誤以徐盧二字爲上姓下名遂改侯攜徐盧爲攜侯徐盧而不自知其謬也容城侯唯徐盧與上文之安陵侯于軍桓侯賜桓史表作垣縣名也遒侯陸彊下文之易侯僕黚翕侯邯鄲皆匈奴降王而皆無謚唯范陽侯代亞谷侯盧它之有謚耳又周勃傳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案彼文徐

盧上脫唯字史記同而注文之睢徐盧卽唯徐盧之誤則此文之本作唯徐盧益明矣引之曰徐疑當作涂涂與塗同故百官表作唯塗涂徐字形相似世人多見徐少見涂故涂譌爲徐矣

范代

范陽靖矦范代念孫案下范字衍史表作靖矦代水經易水注曰易水逕范陽縣故城南漢景帝中三年封匈奴降王代爲矦國皆無范字史記孝景紀正義引漢表亦無范字上文之桓矦賜下文之翕矦邯鄲皆不書姓則匈奴降王固有不書姓者

舞陽

親陽侯月氏、　舞陽念孫案舞陽當作舞陰、此涉下文舞陽而誤也、史表索隱云漢表在舞陽、則所見本已誤親與瀙同、說文地理志水經竝言瀙水出南陽舞陰、今本說文譌作舞陽據漢志水經改此侯所封在瀙水之北、舞水之南、故曰瀙陽侯、而其地則屬於舞陰也、舞陰與瀙水皆在舞水之南、今瀙水出南陽府泌陽縣東北漢舞陰故城在泌陽縣西北而舞陽乃在舞水之北、舞陽故城在今舞陽縣西則瀙陽之不屬舞陽審矣、

安樂　昌

安樂侯李蔡　昌念孫案安樂當爲樂安、地理志樂安

屬千乘郡、水經濟水注曰、濟水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爲侯國、史表百官公卿表、及史漢李廣傳衛青傳、皆作樂安、唯此表作安樂、故李廣傳注以此爲誤也、昌上當有博字、寫者脫之耳、索隱引此已誤、地理志、博昌樂安、竝屬千乘、樂安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北、博昌故城在博興縣南、二縣本相近、蓋封於樂安、而食邑在博昌、故上書樂安侯、而下書博昌、小司馬以爲琅邪之昌縣、非也、

軹　陟軹

軹侯李朔、念孫案、軹上有涉字、而寫者脫之、據表云、在西安、地理志、西安屬齊郡、則非河內之軹縣也、史表及

衛將軍傳竝作涉軹本書衛靑傳作陟軹字之誤耳涉軹乃侯名非縣名史表索隱云涉軹猶從驃皆當時意也故上文有涉安侯

匈奴河

從票侯趙破奴　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浞野侯念孫案奴字涉上下文匈奴而衍史表無奴字武紀云遣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薛瓚曰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匈奴傳從票侯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今本匈下亦衍奴字衛霍傳亦云趙破奴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史記同又大宛傳云遣從驃侯破奴將兵至匈河水

龍侯　龔侯

龍侯樛廣德又南粵傳封樛樂子廣德爲龔侯晉灼曰龔古龍字各本龔譌作龔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龔字今據史傳索隱引改史表作龍亢索隱曰晉灼云龍闕左傳齊侯圍龍龍魯邑蕭該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南越傳亦作龍亢索隱曰龍亢屬譙國念孫案此當依史表作龍亢侯漢表作龍侯者傳寫脫亢字耳南粵傳作龔侯者龍亢二字合譌爲一字而亢又譌爲木耳龔乃男字之譌非古龍字晉灼以表作龍侯故强爲之說集韻龍古作龔即沿晉灼之誤而蕭該遂以有亢字者爲非地理志龍亢屬沛郡龍亢故城在今鳳陽府懷

遠縣西 後漢屬沛國晉改屬譙郡史表史傳皆以龍亢爲廣德封邑必確有所據不得以漢書之譌脫而謂龍下本無亢字也小司馬云龍亢屬譙國本不誤而其注史表又爲蕭該所惑且附會以魯之龍邑則其謬滋甚矣

下鄜

下鄜侯左將黃同師古曰鄜音孚念孫案師古音非也鄜當爲酈南陽郡之屬縣也如淳曰酈音蹢躅之蹢史表作下酈水經湍水注曰湍水東南流逕南陽酈縣故城東漢武帝元封元年封左將黃同爲侯國字皆作酈且表在南陽則是酈字明矣若鄜縣則在左馮翊不在

南陽也、

瓡讘

瓡讘侯扜者師古曰瓡讀與狐同讘音之涉反地理志曰河東郡狐讘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瓡讘侯扜者集解徐廣曰在河東瓡音胡索隱曰郎狐宗念孫案功臣表之瓡讘郎地理志之狐讘則瓡乃狐之譌也隸書瓡或作瓡因譌爲瓡又譌爲瓡耳說文玉篇皆無瓡字廣韻十一模亦無瓡宗集韻十一模狐洪孤切瓡讘晉地名又攻乎切瓡讘漢侯國在河東則瓡讘爲瓡讘之譌明矣師古注王子侯表之瓡音執節侯息云瓡郎瓡宗又

音孤卽涉此而誤也

康侯最

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子侯念孫案最上當有路字

題侯　邘侯

題侯張富昌以山陽卒與李壽共得衛太子侯鉅鹿謂食邑鉅鹿　邘侯李壽以新安令史得衛太子侯河內謂食邑河內師古曰邘音于百官表亦作邘侯又武五子傳詔曰其封李壽爲邘侯張富昌爲題侯韋昭曰邘邘在河內孟康曰題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

古曰晉說是也漢紀孝武紀題侯作踶侯邗侯作抱侯念孫案漢紀是也踶音特計反莊子馬蹄篇馬怒則分背相踶李頤云踶蹋也封李壽爲踶侯者爲其足蹋開戶以救太子上文云太子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是也廣韻踶題並特計切聲相同故字相通而師古題字無音則已不知其爲踶之借字矣封李壽爲抱侯者爲其抱解太子上文云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是也功臣表在河內者謂抱侯之食邑在河內非謂河內有抱縣也隸書抱字或作抱邗字或作邗二形相似故抱譌作邗後人以河內野王縣有

邘城僖二十四年左傳邘晉應韓杜注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正與功臣表之河內相合遂改把爲邘不知把乃抱字之譌且題侯抱侯皆以救大子得名非舊有之縣名也韋云邘在河內則已誤認爲邘城之邘水經沁水注亦云邘城當大行南路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葢此字之譌已久不始於師古漢紀云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大子上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題侯即用漢書之文足正諸家之謬矣

厲溫敦　呼遬累

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謼遬累單于率衆降侯忿孫桼

厲上當有烏字烏厲其姓温敦其名也速當爲速字之誤也宣紀五鳳二年匈奴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匈奴傳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温敦率其衆數萬人南降師古並曰遬古速字

外戚恩澤侯表

漢陽

建成康侯呂釋之、 漢陽侯祿忿孫案漢陽當作湖陵、史表作胡陵地理志湖陵屬山陽郡若漢陽則屬犍爲郡、犍爲自武帝始開則呂祿斷無封漢陽之理湖漢陵陽皆字之誤、

侯祖

周陽鬷侯田勝　侯祖嗣念孫案史表作侯彭祖此脫彭字

發平

發平侯登　景祐本發平作發干念孫案當依史記作發干建元以來侯者表衛青傳亦作發干地理志東郡發干莽曰戢楯則當作干明矣

濟陽

陽城侯田延年下云濟陽念孫案續史表陽成田延年城成古字通索隱云表在濟陰非也濟陰有成陽縣耳而續

川汝南又各有陽城縣城字從土在陽之下據此則今本作濟陽乃濟陰之誤濟陰有成陽縣而頴川汝南皆有陽城縣考延年所封之邑此表及宣紀酷吏傳並作陽城則非濟陰之屬縣矣而表云濟陰故小司馬非之若濟陽則是陳留之屬縣與陽城成陽皆不相涉

十八年

陽城繆侯劉德　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十八年薨初元元年釐侯慶忌嗣念孫案十八年當依景祐本作八年自五鳳二年至初元元年凡九年安民之薨在前一年故云八年

侯輔

建成定侯黃霸、陽朔四年忠侯輔嗣、二十七年薨、居攝二年侯輔嗣、念孫案忠侯之子、不當與父同名、考黃霸傳云忠侯輔薨、子忠嗣侯、是輔之子名忠、不名輔也、此即因上文忠侯輔而誤、

百官公卿表

左內史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念孫案此本作分置左右內史、今本脫右字、下文之右內史左內史、皆承此句言之、據注云地理志武帝置左右內史而此

表云景帝分置誤矣則此文本作景帝分置左右內史甚明史記正義論例及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八白帖七十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引此正作左右內史漢紀孝惠紀通典職官十五竝同

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此條自城門校尉以下所掌皆京師及畿輔之事不當兼掌西域下條西域都護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此自別爲一官與中壘校尉無涉續漢書百官志云舊有中壘校

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亦不言兼掌西域也西域當爲四城謂掌北軍壘門內外及四城之事也漢紀孝惠紀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及掌四城是其證四西城域字相似又涉下文西域而誤耳據漢紀則外字當屬上讀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三引此云掌北軍壘門內外陳禹謨本於此下加掌西域三字又引師古注爲證亦以外字上屬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八四十並同師古以外字屬下讀亦非

將大夫

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大夫念孫案將下有軍字

而今本脫之上文云所加或列侯將軍鄉大夫是其例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引此正作將軍大夫漢紀同

皇大后

皇大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念孫案皇大后三字後人以意加之也不言皇大后者言后與公主則大后可知漢紀及通典職官十五竝作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本竝作皇大后大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記呂后紀集解本書高紀注竝引如淳曰百官表皇后公主所食曰邑無皇大后三字張晏注高紀亦同

戊戌

孝文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倉免通鑑漢紀七同念孫案戊戌當爲戊辰其後二日爲庚午故下文云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下文又云八月庚午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漢紀亦云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開封侯陶青爲御史大夫則庚午二字不誤若戊戌則在庚午前三十二日乃七月非八月矣漢紀孝文紀正作戊辰

殷容

元朔五年　中尉殷容念孫案殷容當爲殷宏草書之誤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元朔五年遣漢中尉宏即訊譣王漢書同索隱曰案百官表姓殷也則此文之作殷宏甚明

錯簡十九字

元狩三年　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辠自殺念孫案此十九字當在二年下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而張湯即以是日爲御史大夫不得遲至三年也史表書御史大夫湯正在二年下漢紀亦云二年三月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錯簡十二字

地節三年　七月壬辰大司馬禹下獄要斬念孫案此十二字當在四年下七月二字與上文相複則其爲四

年之七月可知宣紀外戚表五行志及漢紀通鑑載誅

霍禹事皆在四年

七月

綏和元年七月甲寅大司馬根賜金安車駟馬免念孫案七月當爲十月漢紀云綏和元年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則漢表本作十月明矣通鑑漢紀二十四云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亦本於漢表

十一月

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賜金安車駟馬免漢紀十

一月丁卯作七月丁巳通鑑漢紀二十五作七月丁卯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爲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爲大司空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案丹若以十一月爲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爲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荀紀日誤

古今人表

柏夷亮父

柏夷亮父顓頊師引之曰亮即夷字之譌隸書夷字或作夷形與亮相似因譌爲亮今作柏夷亮父者一本作

夷一本作亮而後人誤合之耳海內經伯夷父生西岳郭璞曰伯夷父顓頊師伯與柏古字通故表中伯仲之伯多作柏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以木是也呂氏春秋尊師篇帝顓頊師伯夷父皆其證路史分柏夷父柏亮父爲二人非也

邢侯

邢侯鬼侯又史記魯仲連傳昔者九侯鄂侯鄂俗書作鄂文王紂之三公也徐廣曰九一作鬼明堂位脯鬼侯以饗諸侯正義曰鬼侯殷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鄂一作邢邢一本作邢趙策作鄂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邘竹書紀年曰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邘侯羅泌路史國名紀曰九

侯鄂侯紂三公邢侯亦紂三公或云邢侯即鄂侯或云即邢侯俱非世紀邢侯事紂以忠諫死而邢爲文王所伐文王豈伐賢哉念孫案羅說非也魯仲連傳之鄂侯一作邢侯又作邢侯殷本紀之鄂侯一作邢侯紀年有邢侯而無鄂侯趙策有鄂侯而無邢侯古今人表有邢侯而無鄂侯是邢即鄂之譌而邢又邢之譌也趙策曰紂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此即世紀所謂鄂侯以忠諫死者也作邢者字之誤耳羅謂鄂侯邢侯皆紂之三公非也鬼侯鄂侯文王爲三公若加邢侯則爲四公矣

寺人

齊寺人費師古曰卽徒人費也引之曰左傳徒人費本作侍人費侍與寺同說見經義述聞

雍人稟

念孫案此當作雍稟人稟古廩字左傳莊八年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賈注曰雍廩渠丘大夫也見史記齊世家集解昭十一年傳齊渠丘實殺無知杜注曰渠丘齊大夫雍廩邑史記則謂之雍林人廩林聲近而字通秦本紀曰齊雍林人殺無知管至父等今本雍林人作雍廩乃後人依左傳改之辯見史記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

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不曰雍林而曰雍林人者當史公時左傳尚未有章句故誤以雍林為邑名而言雍林人殺無知也此表作雍稟人亦沿史公之誤而今本作雍人稟則義不可通或以人為衍字亦未合班氏之旨

陳應

梁氏曜北人表攷曰未詳念孫案潛夫論慎微篇曰楚莊出陳應爵命管蘇故能中興强霸諸侯則應為楚莊王臣故列於五參申公子培之閒

衛煬公煔

衞殤公焱、師古曰春秋焱作剽、襄二十六年　念孫案焱當爲猋字之誤也、猋焱字形相似書傳寫多譌不可枚舉剽猋聲相近、故字相通、襄十四年左傳衞人立公孫剽釋文剽匹妙反一音甫遥反甫遥則與猋同音故通傳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蘋曰猋月令猋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爲飄月令注作回風爲猋飄之爲猋猶剽之爲猋矣　史記十二諸侯表作狄、衞世家作秋、狄與秋、又皆猋之譌也、淮南兵略篇發如猋風今本猋作秋亦是猋譌爲焱又譌爲秋也　或謂秋亦音七遥反、與剽猋音近而通、失之、

琴牢

引之曰、宋本作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張、莊子

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注以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人也惟家語弟子篇始云琴牢衛人字開一字張又序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是琴牢字張始見於家語乃王子雍所僞撰何得據之而改漢書乎杜預左傳注琴張字子開名牢殆爲家語所啟賈逵鄭衆注左傳以琴張爲顓孫師而服虔駁之曰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以

琴張爲子張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如漢書有琴牢則論語鄭注孟子趙注左傳賈鄭服三家注何不據之以釋牢曰及琴張乎然則人表不作琴牢明甚

孟丙

念孫案孟當爲盂昭二十八年左傳盂丙爲盂大夫杜解補正改孟爲盂說云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盂大夫而謂之盂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案顧說是也左傳釋文盂音于下文同盂音于者指盂丙而言下文同者指盂大夫而言是陸氏所見本兩盂字皆作盂

也或謂下文同三字指注文之太原盂縣而言非也若然則當云注同不當云下文同矣廣韻盂字注云又姓左傳晉有盂丙廣韻本於唐韻是孫愐所見本亦作盂也自唐后經始譌爲盂丙而各本遂沿其誤蓋世人多聞孟姓少聞盂姓故盂譌作孟下文之狐黶師古曰即盂黶盂字亦譌作孟也地理志作盂丙而此表作孟丙明是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或謂此字師古無音則當是孟字不知地理志之盂縣師古亦無音蓋盂字本不須作音也水經汾水注云涂陰水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分祁氏七縣爲大夫之邑以孟丙爲盂大夫即本於地理志今本作盂丙亦是後人所改或據此以駁顏非也續漢書

郡國志亦云盂晉大夫盂丙邑明汪文盛本如是他本或作孟丙亦後人所改元和郡縣志陽曲縣故盂城漢盂縣也本春秋時晉大夫祁氏邑晉滅祁氏以盂丙爲盂大夫太平寰宇記同此皆本於水經注而盂丙之盂無作孟者

榮聲期

榮聲期師古曰即榮啟期也聲或作啟攷異曰聲當爲磬之譌啟磬聲相近念孫案此因隸書啟字作啓形與磬近而譌耳據師古注則他本固有作啟者矣不必迂其說而以爲磬之譌也

蕩疑

蕩疑師古曰即薄疑也念孫案蕩即薄之譌雖姓亦有蕩然據元和姓纂薄姓下引風俗通義云衛賢人薄疑通志氏族略通鑑周紀四注竝同則當作薄明矣呂覽務本審應韓子內外儲說淮南內篇道應竝作薄疑無作蕩疑者

脫三字

慎靚王念孫案此下各本皆脫顯王子三字當依景祐本補

漢書弟三

漢書第四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律麻志

比黃鍾之宮

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念孫案比黃鍾之宮本作以比黃鍾之宮與上文以爲黃鍾之宮句同一例今本脫以字舜典及左傳昭二十年正義文選琴賦注七命注白帖三十一引此並作以比黃鍾之宮呂氏春秋大樂篇說苑脩文篇及晉書律麻志並同

著於其中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念孫案著者居也居中以助陽也史記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漢書廢著作發貯貯與著皆居也貯又音直略反樂記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亦居也故鄭注云著之言處也漢紀作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是其證

振美

振美於辰念孫案美當爲羨字之誤也淮南天文篇羨者止於辰而不

足者遠於用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字竝譌作美羨之言延也三月陽氣方盛句萌奮發萬物莫不振起而延長故曰振羨於辰周官典瑞璧羨鄭仲師曰羨長也考工記玉人璧羨度成曰羨猶延張衡東京賦乃羨公侯卿士薛綜曰羨延也周官冢人注曰隧羨道也隱元年左傳注作延道是羨爲延長之義也太元元數辰戌丑未范望曰辰取其延長是辰亦延長之義也釋名曰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伸亦延長之義振羨二字俱是辰字之訓孳萌於子引達於寅冒茆於卯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該閡於亥皆以兩字共釋一字若作振美則非其指矣月令正義引作美亦後人以誤本漢志改之續漢書律麻志史記律書索隱引此

竝作振羨於辰、

斂更

斂更於庚、念孫案斂更二字義不相屬、諸書亦無訓庚爲斂者、斂當爲改、字之誤也、鄭注月令云庚之言更也、萬物皆肅然改更、范望注太元元數云庚取其改更、皆其證也、續漢書注引作斂、亦後人依誤本漢志改之、月令正義引此正作改更於庚、

一爲一分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念孫案一爲一分本作一黍爲一分、脫去黍字、

則文義不明，周官司市疏、與同疏、合方氏疏、大行人疏、月令正義、左傳文六年正義及隋書律厤志、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此、皆作一黍爲一分、漢紀同、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迺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漢書攷異曰、歲陰與大歲、案歲陰即大歲也、不當分以爲二、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故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復其初、引之曰、大歲超辰之說、始於劉歆三統厤、說詳大歲攷、當大初元年議造漢厤、安得有超辰之法、錢說非也、今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本作四千五百

六十歲此後人以三統厤改之也史記厤書索隱引此已誤凡甲子六十而周周而復始由上元泰初甲寅之歲四千五百六十歲立以爲法展轉相承每一元皆如是至於元封七年又逢甲寅故曰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則得辛亥而非甲寅矣後人因下文三統厤曰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故據彼以改此不知前厤乃殷厤說見下與三統厤不同開元占經古今厤積篇劉歆三統厤上元庚戌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而黃帝厤上元辛卯則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上元乙卯夏厤上元乙丑殷厤上元甲寅周厤上元丁巳魯

厤上元庚子元法皆與黃帝厤同此云前厤上元泰初閼逢攝提格之歲正所謂殷厤上元甲寅也則當依殷厤元法四千五百六十不當依三統術矣緯候之書多據殷厤大衍厤議曰緯所據者殷厤也故易乾鑿度曰厤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注曰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大歲復於甲寅一部首一千五百二十歲三之則四千五百六十歲矣續漢書律厤志注引樂叶圖曰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此紀即元也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孳今本孳誤作並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改四千五百六十歲積反初反復也謂

復於甲寅也今本作及誤今據初學記人事部上引改正與前厯復得甲寅之歲相合不當如今本所云

大歲在子

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子已得大初本星度引之曰大歲在子乙當爲寅後人改之也主海律厯部引此已誤大歲在寅曰攝提格上言攝提格之歲則下當言大歲在寅蔡所謂前厯者殷厯也黃帝以下六厯惟殷厯元用甲寅見續漢書律厤志論及開元占經古今厯積年殷厯上元泰初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衍厯議曰湯作殷厯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寅故得閼逢攝提格之

歲元封七年與殷厤上元泰初同故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也一元四千五百六十歲爲甲寅者七十有六而惟上元泰初甲寅年冬至七曜皆起於丑宮故以其年爲厤元後漢劉洪上言曰見續漢志甲寅元天正正月夏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尚書考靈曜曰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寅今本誤作甲子周髀算經注引此正作甲寅案御覽引考靈曜注曰青龍歲也歲在寅曰攝提格則當作甲寅故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攝提格孳建星牽牛皆丑宮之星日月起於丑宮而曰青龍甲寅正與此同法也易乾鑿度曰厤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太平御

覽天部一引禮稽命徵曰，太素十一月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其曰紀曰甲子曰太素十一月，即此所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其曰歲甲寅曰閼逢之歲在攝提格之紀，即此所謂大歲在寅也，古人言大歲皆用夏正，自元封六年正月至七年前十二月，七年即大初元年，據武帝紀，大初元年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故是年九月以後獨多三月，凡十五月，其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前後兩見。為夏正甲寅年之一歲，六年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據漢志七年前十一月朔，歲星在婺女六度，卻數至六年正月朔，當在斗十五度，天官書所謂歲陰在寅，歲星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也。與日隔子宮而晨見東方，晨見之月斗建於寅，故大歲應之而在寅，七年前十一月，乃夏

正甲寅年之仲冬、故曰大歲在寅也、詳見大歲考殷麻甲寅元表、後人見下文歲術曰數從丙子起、又說大初元年引漢志曰、歲名困敦、遂改寅爲子、不知歲名困敦、乃漢大初厤之大歲、應歲星與日同次之子月者也、說見大歲考、大歲在寅、乃殷厤之大歲、應歲星晨見之寅月者也、在寅則不在子、在子則不在寅、豈有攝提格之歲而大歲在子者乎、錢氏曉徵不悟在子之文爲後人所改、而見其與攝提格之歲不合、乃爲之說曰、大歲在子爲大歲攝提格之歲、則爲大陰、見潛研堂文集、豈知在子本爲在寅、即上文之攝提格而無庸强爲分別乎、或曰漢大初厤元固丙子

也大歲在子安知非大初厤法而必以爲殷厤而謂其在寅何與曰請以上句日月在建星例之續漢志載賈逵論曰大初厤冬至日在牽牛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然則日月在建星乃殷厤之文而非大初厤法日月大歲二句相連其皆爲殷厤之法明矣更以下句已得泰初本星度例之已得泰初本星度謂得殷厤泰初之建星則此句以上皆殷厤之法可知豈有上下句皆言殷厤而中閒乃言漢大初厤者乎殷厤紀元爲攝提格之歲大歲安得不在寅乎據漢志及續漢志謂大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厤壽王厤迺大史官

殷厤也是殷厤爲大史官所有之書元封七年大史令司馬遷與公孫卿壺遂議造漢厤故用大史官殷厤而以甲寅爲元至鄧平造厤更以丙子爲元徐幹中論厤數篇成哀之閒劉歆用鄧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厤案三統厤以丙子爲元歆用鄧平術則鄧平所定厤元亦丙子也下文載三統厤世篇曰漢厤大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據此則三統厤所引漢志已謂大初元年歲名困敦困敦者大歲在子之號也然則漢厤本以丙子爲元不始於三統厤矣非鄧平所定而何禮樂志大初四年西極天馬歌曰天馬徠執徐時應劭注曰大歲在辰曰執徐謂四年歲在庚辰也上推元年在丁丑而是年之前三月則爲丙子年之冬厤起丙子年之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則大初之元在丙子矣而是歌可作於鄧平定厤之後三年則鄧平之術以丙子爲元可知而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見下文故壽王挾甲寅

元以非之豈得預改殷厤之大歲在寅以從鄧平厤之丙子乎曰司馬遷等議造漢厤何以元用甲寅及鄧平造厤何以又用丙子也曰史記自序曰大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厤始改謂顓頊厤以立春爲蔀首詳見大歲考今改用冬至爲蔀首也蔀首起於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惟殷厤甲寅元而已故曰閼逢攝提格之歲又曰大歲在寅然六厤建元之歲古今不相沿襲若黃帝元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見續漢志論厤元所在代有變易殷厤元用甲寅而漢厤因之則無以別於殷厤故又取是年顓頊厤

之大歲而以丙子爲元、顓頊厤是年歲在丙子詳見大歲考、以表一代之制作、此甲寅丙子之所以不同也、史記封禪書說大初元年事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厤者以本統夏漢改厤以正月爲歲首、本書武紀則以爲五月正厤、蓋漢厤成於鄧平鄧平之厤、成於大初元年之五月、下文所謂選鄧平等造漢大初厤也、厤元之改用丙子、必在此時、而當司馬遷等議造漢厤、則在前此之十一月、所謂天厤始改也、是時鄧平猶未造厤、安得有丙子元法、史記厤書載武帝詔曰其更以七年爲大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此詔當亦在十一月議造漢厤之

時而云年名焉逢攝提格則是時之厤元惟用甲寅若謂是時已用丙子爲元則詔何以不云游兆困敦而云焉逢攝提格乎是時厤元猶未改爲丙子安得云大歲在子乎曰攝提格之歲卽謂大歲在寅也何須更言大歲在寅乎曰寅者大歲所在之辰攝提格者大歲在寅之號上言其號下指其辰相承爲義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尚書考靈曜曰青龍甲寅攝提格歲後漢書張純傳曰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旣言攝提格又言在寅正與此同此志下文引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大歲在午亦相承爲義也（大歲在午曰敦牂）大

歲在寅承上攝提格之歲猶大初本星度承上日月在建星矣考之厤法案之文義大歲在子當爲在寅明甚

初六

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念孫案林鍾下更有林鍾二字林鍾初六與黃鍾初九對文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當依周官大師疏引補

易九戹

三統閏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注曰易傳俗本傳下衍也字文選左思魏都賦注陸機樂府注江淹雜體詩注

劉昶勸進表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曹植王仲宣誄注所引並無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漢書攷異曰九厄當爲无妄易雜卦傳无妄災也京房說无妄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復望應劭云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漢儒引伸其義故有陽九陰九經歲災歲之說此亦緯書之類孟康以爲易傳猶稽覽圖稱中孚傳也劉淵林注吳都賦引漢書此條正作易无妄可證魏晉時本尚未誤李善注文選屢引此條並作陽九厄則唐時已譌不始於近代矣引之曰作陽九厄者是也下文孟康注曰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

九之戹此正釋陽九戹三字陽九戹蓋三統厤篇名也陽戹五陰戹四合之則九水旱之九七五三又皆陽數故以陽九戹名篇三統閏法陽九戹曰者言三統閏法陽九戹篇有云也孟康注曰易傳所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者謂三統陽九戹篇所云即易傳所謂陽九之戹也俗本陽字誤而爲易注內易傳下又衍也字讀者遂以易九戹爲易傳何不察之甚也據李善注左思魏都賦陸機樂府江淹雜體詩劉琨勸進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曹植王仲宣誄六引漢書皆作陽九戹足正今本之誤至劉逵吳都賦注曰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戹五

陰尼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漢書律厤志具有其事、以上吳都賦注案陽尼五、陰尼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此約舉漢志文也、而災氣有九、則易緯說無妄之語蓋連引易無妄說及漢志、非謂易無妄云云、亦漢志所有也、若漢志陽九尼果爲易無妄之謂、則陽九尼曰下、亦當有災氣有九四字、與吳都賦注所引易無妄之文相同、今無此語、則非易無妄也、且志文若作易無妄、則孟康及師古、必釋無妄二字之義、何得但云易傳所謂陽九之尼百六之會、而不及易無妄邪、錢說非、

脫一字

實如法得一句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念孫案實如法得一下當更有一字

大歲日

算盡之外則大歲日也漢書攷異曰日字誤當云大歲所在引之曰日字不誤日下蓋脫辰字日辰謂十日十二辰也紀歲必以日辰六十甲子周而復始故謂之大歲日辰爾雅曰大歲在甲曰閼逢此大歲所在之日名也又曰大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大歲所在之辰名也淮南天文篇曰大陰所居日爲德辰爲刑大陰所居謂大

歲所在也、上文曰、數從丙子起、丙子卽大歲所起之日辰、

三月

粤若來三月、五字連讀說見經義述聞尚書既死霸、引之曰、三、當爲二、此引書以證上文之二月朔日、則當爲二月明矣、武成正義引此、正作越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篇同、

二十二度

歲在大梁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念孫案二十二度、當爲二十一度、上文云、鶉首初、井十六度、然則鶉首之六度、井之二十一度也、景祐本作二十度、亦非、

禮樂志

夫婦之道苦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盬夫婦之道行盬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借念孫案孟說是也行盬謂不堅固也周官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鄭注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曰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即行盬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為破以牢為行行與牢正相反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

之道語也、小雅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苦脃也、夫婚姻之禮、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盬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盬而淫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師古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盬、食貨志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盬、不攻嚴也、是也、而師古彼注又讀爲甘苦之苦矣、辯見食貨志、

曲爲之防

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

解上二句云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念孫案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主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相對爲文則曲非委曲之謂

未嘗

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念孫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董仲舒傳補

壽何以不若高宗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念孫案古文尚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尚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尚書也師古不見今文又未旁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言何以

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大不備

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念孫案此文兩言大不備、語意重複、下大不備當是衍文、或、古惑字、言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於此也、注非、

以功定天下

武、言以功定天下也、念孫案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六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紀及風俗通

義聲音篇、今本無武字、乃後人依漢書刪之、意林引有、通典樂一下並同、

詩語

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念孫案自漢以前、無以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爲詩謌、字之誤也、說文、歌、或作謌、五行志、怨謗之氣、發於謌謠、上文曰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又引堯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謌足以感心、承上詩歌而言、則語爲謌字之誤明矣、漢紀孝惠紀正作詩謌足以感心、上文詩歌詠言、漢紀亦作謌、蓋此篇內歌字本皆作謌、後人多見歌、少見謌、故皆改爲歌也、此謌字若不誤爲語、則後人亦必改爲歌矣、

鄭衞宋趙

桑閒濮上鄭衞宋趙之聲並出念孫案漢紀趙作楚是也自設兩觀乘大路以下皆述春秋時事春秋時未有趙也下文至於六國以下乃及六國時事耳此以楚從疋趙從走二形相似而誤

營亂富貴之耳目　爲妻妾役使所營

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爲回繞所謂望文生義者也營者惑也言惑亂富貴之耳目也營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惑也從目熒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或作熒通作營又

通作榮漢紀作榮亂富貴之耳目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莊子人閒世篇而目將熒之向崔本熒作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楚策曰好利可營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是營與惑同義呂氏春秋尊師篇心則無營淮南原道篇精神亂營高注並曰營惑也亂營猶營亂耳李尋傳爲妻妾役使所營亦謂爲其所惑也師古訓營爲繞誤與此同營訓爲惑故或謂之營惑說見後述語下

汞至

皇帝入廟門奏永至（通典樂一同）念孫案永至二字於義無取漢紀作禮至是也上言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嘉神之至也此言皇帝入廟門奏禮至謂皇帝以禮至于廟中故下文云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禮字古文作礼永字隸書作永二形相似又涉下文永安之樂而誤

高祖廟

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念孫案高祖廟祖字涉上下文而衍景祐本作高廟是也高

祖廟之但稱高廟猶孝文帝孝武帝廟之但稱孝文孝武廟也漢書凡稱高祖廟者皆曰高廟景紀曰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義正與此同其他不可枚舉後漢書章帝紀注鈔本北堂書鈔樂部三陳禹謨本依俗本漢書增祖宗初學記樂部上通典樂一引此皆無祖字、

曰

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念孫案此不當有曰字蓋涉下文更名曰而衍通典有曰字亦從人依誤本漢書加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藝文類聚樂部三太平御覽樂部十二引此皆無曰字漢紀同下文云。

五行舞者本周舞也亦無曰字

明示

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念孫案上一明字涉下兩明字而衍上言示下言明明亦示也無庸更加明字景祐本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無明字宋祁亦曰邵本無明字通典所引與二本同上文云以示不相襲也亦無明字

慶陰陰

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靈陰覆徧於下念孫案慶讀

為羌發聲也

帝臨中壇　制數以五　后土富媪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壇四方之神各承四宇也劉攽曰予謂此帝指天子耳念孫案郊祀志云具泰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猶此歌之言帝臨中壇也又云其下四方地為腏食猶此歌之言四方承宇也若如劉說以帝為天子則與四方承宇句義不相屬第十五章云神之揄臨壇宇此云帝臨中壇四方承宇文義相同則顏說是也又下文制數以五即月令所云其神后土其數五張晏以為祭后土之歌是

也劉云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亦非郊祀志有司議曰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而從祠衣上黃叉云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衣上黃故此歌云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也劉謂漢以土德故言后土富媼亦非信如劉說則非祭后土之歌矣何以列於郊祀之二章乎

壧處

靁聲發榮壧處頃聽晉灼曰壧穴也謂蟄蟲驚聽也師古曰壧與巖同言靁霆始發草本舒榮則蟄蟲處巖崖者莫不傾聽而起頃讀曰傾念孫案晉說是也古書多

以巖穴連文故說文巖字注及楚辭七諫注並云巖穴也蟄蟲皆穴處故曰靁聲發榮巖處頃聽師古以巖爲巖崖非也蟄蟲處處皆有不當獨指山崖言之

西顥

郊祀歌西顥沆碭秋氣肅殺韋昭曰西顥西方少昊也師古曰沆碭白氣之皃也念孫案韋以顥爲少昊非也西顥謂西方顥天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顥天高注曰金色白故曰顥天淮南天文篇作晧天高注同說文顥白皃楚詞曰天白顥顥故曰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師古以沆碭爲白氣是也四時之歌春靑陽夏朱明秋西顥冬元冥

則顥爲白色明矣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彼言白藏猶此言西顥也若少昦則劉大昦以立名非白色之義矣

遙姚

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僄姚言飛揚也念孫案姚讀爲遙遙遙亦遠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昭二十五年左傳遠哉遙遙荀子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桼盛與成同成亦功也說見荀子楊倞曰姚與遙同是其證注非

闟流離

闟流離抑不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爲開道路使

之安集達道不祥善者則抑黜之以申懲勸也念孫案師古以闢爲開以流離爲不得其所者則闢流離三字義不相屬故增數字以釋之曰爲開道路使之安集其失也迂矣余謂流離者梟也所以喻惡人邶風旄丘篇流離之子陸機曰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闢之言屛除謂屛除惡人也荀子解蔽篇闢耳目之欲楊注闢屛除也字亦作辟周官小司寇前王而辟先鄭司農注辟除姦人闢流議祠云不詳而句同義皆承上文圖匈虐驕黷姦而言

求其清流

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念孫案上句當作猶濁其源而求清其流今本清其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

刑法志

沈斥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薛瓚曰沈斥水田舄鹵也師古曰沈謂居深水之下也念孫案沈當爲沆胡朗反沆大澤也其字或作䀪或作坑或作亢又爲鹽澤之名其字或作䴚或作坑說文沆大澤也徐鍇傳引博物志曰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沆廣雅曰䀪斥澤池也玉篇曰䴚鹽澤也太平御覽地部四十引述征記曰齊人謂湖曰沆沆與斥同類故志以沆斥連文故薛瓚以爲水田舄鹵漢紀孝文紀作除山川坑斥坑與沆同

斥今本作塹非蓋後人誤以坑爲坑塹字因改斥爲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王制正義引異義左氏說曰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斥斥今本作岸非斥本作㡿省作斥因誤而爲岸三十六井定出賦九井此皆其明證矣凡從亢之字隸或作冘故沆字或作沉一誤而爲沉再誤而爲沈師古不達乃曰沈謂居深水之下其失甚矣沆坑亢三字諸書或誤爲沈或誤爲沈或誤爲抗或誤爲元而學者莫之能辨也凡從亢從元從冘之字傳寫易致差誤爾雅釋木杬魚毒今本杬誤作杭廣雅釋言䟘道也今本䟘誤作䟘齊語至于石杭音抗苦浪反作枕者非列子黃帝篇攩拯挨抗釋文抗一本作杭淮南說林篇在於批伉今本伉誤作抗楚辭七諫與麋鹿同坑今本坑誤作阬史記仲尼弟子傳原亢籍正義亢作冗漢紀孝昭紀楚亢陽舉兵於外今本

亢誤作冗後漢書光武紀臧宮與延岑戰於沈水注本或作沅水及沆水者竝非風俗通義曰

謹案傳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沆澤數沆字皆沆字之誤沆與莽聲相近皆大澤之貌說文所謂莽沆大水一曰大澤者也故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淮南俶真篇泫泫沆沆是謂大治高注泫泫沆沆盛貌也泫讀王莽之莽沆讀大出沆沆白之沆數沆字亦沆字之誤泫泫沆沆即莽莽沆沆故高注以爲盛貌漢書禮樂志西顥沆碭師古曰沆碭白氣之貌也故曰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沈沈則非其義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沆亦沆之誤沆與象量藏爲韻渾與沆一聲之轉渾渾沆沆猶言莽莽沆沆耳若作沉沉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沆又爲鹽澤故曰斥鹵之類水經巨馬河注曰督

亢溝水東逕督亢澤澤包方城縣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是其證也太平御覽引作言其水平望沆莽無崖際也經河水注曰濕水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膠水注曰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悉鹽坑數坑字皆坑字之誤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煑坑水爲鹽是其證也淮南地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誤說見淮南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並作沆是其證也又文選西京賦游鷸高翬絕阬踰斥阬與斥同類皆謂澤也阬即沆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阬李

善注阬音剛失之後漢書馬融傳彌綸阬澤皋牢陵山陵與山同類阬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阬爲塹亦失之

載旆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念孫案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並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興師伐桀也豳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歷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借字耳毛傳訓旆爲旗非也說見經義述聞據師古注云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戚

錢以敬爲先與師二字正釋發字而不言載旝則所見本是發字明矣

憐之

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念孫案景祐本無憐之二字通典兵一亦無疑後人所加

入舂槀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舂槀念孫案女子入下亦有于字而今本脫之當依周官司厲補

議事以制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

然後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鑄於鼎也引之曰議讀爲儀儀度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爲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爲儀說見經義述聞左寧

失本惠矣

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念孫案本惠當爲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以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以死罔民則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以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食貨志

農民戶人

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念孫案農民戶人本作農民戶一人一人二字對下衆男爲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通典食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删之周官載師注及疏引此竝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宋本尚未誤

燎

所以省費燎火念孫案景祐本燎作尞毛晃增脩禮部韻略黃公紹古今韻會所引並與景祐本同又引顏注尞以爲明火以爲溫今則正文注文皆改爲燎矣

世　天之行

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念孫案或說是也世猶歲也史記貨殖傳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飢穰乃天之道也剝彖傳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天行即天道說見經義述聞乾行也下曲禮去國三世釋文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晏子春秋雜篇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謂歲之不足也史

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謂萬歲之後也楚策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荀子非相篇千世之傳韓詩外傳世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飢饑天之常行

慈母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念孫案慈母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父者是也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作慈父

聚於力

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念孫

案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力當爲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爲時甚久故曰非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办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百穀部一引此已誤作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

暴虐　暮改

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景祐本暴虐作暴賦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爲征周官通以政爲征征賦斂其義同言急其征暴其賦而斂之又不以時也下文賣田宅鬻子孫皆承急征暴賦言之作政者俗字耳政字師古

無音則已誤讀爲政令之政後人不達而改暴賦爲暴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暴賦漢紀及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竝同朝令而暮改改本作得言急征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漢紀正作朝令暮得

生葉　稍耨隴草　隴盡

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

芸除草也秄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念孫案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本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言自生三葉以上禾苗稍壯乃耨去隴草而隤其土以附苗根也苗生三葉以上故曰稍壯今本脫三字則以上二字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文之作稍壯耨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隴盡而根深本作隴盡平而根深言每耨輒隤隴土以附苗根及盛暑之時則隴與甽平而苗根深固也今本脫平字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

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以上稍壯又作隴盡平而根深

庸輓犂

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念孫案庸者更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侜比侹更佚佚與迭同代也廣雅同齊曰佚江淮陳楚之閒曰侹餘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用也從用庚庚更事也又曰代更也然則庸輓犂者猶言更輓犂代輓犂也昭十六年左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即方言佽宗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宗

己明著其訓矣師古謂換功共作與庸賃同義是矣而仍訓庸爲功則未考方言也

減其賈而糶

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賈而糶今本脫下其字依上文及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此下有以利民三字上文載李悝說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增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以利民此民字對農而言下文民便之三字則兼農而言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食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白帖十一太平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並作減其賈而糶以利

民漢紀作減賈而糶以贍貧民義亦同也、

脫三字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繈百萬、念孫案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也、義門讀書記曰、上準平句、其始事也、必行之稍久、而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云云、是其證、

五穀不爲多

貢禹諫曰、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

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爲音于僞反不爲多猶言爲之不多也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五穀不爲多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羣書治要引此已誤）爲音于嬀反不音于僞反五穀不爲者爲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韋注曰爲成也（廣雅同）呂氏春秋任地篇曰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言不成稑不成重也墨子襍守篇曰歲不爲頁子孽產子篇曰歲適不爲皆言歲不成也史記天官書曰風從西北來戎菽爲集解引孟康漢書注曰爲成也淮南天文篇曰孰䍧之歲禾不爲協

洽之歲菽麥不爲本經篇曰君臣不和五穀不爲高注曰不爲五穀續漢書律厤志注引易緯曰小寒晷未當至而至來年厤不爲穀雨晷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爲是不爲卽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篇曰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尤其明證矣

謀馬邑

王恢謀馬邑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漢伏兵馬邑旁誘單于而擊之王恢實設此謀故曰設謀馬邑今本脫去設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設字

十餘萬衆

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十餘萬衆上有將字。是也。脫去將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將字。

富商賈

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念孫案賈上有大字。而今本脫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並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亾所牟大利。張湯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字。

苦惡

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句器苦惡賈貴如淳曰苦
或作盬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
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揔云苦惡也
念孫案如說是也苦讀與盬同唐風鴇羽傳云盬不攻
致也言鐵器既盬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準書
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
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爲
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成義矣高惠
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盬惡匈
奴傳云不備善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

去苦惡書傳言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苦則其義皆不可通

九寸

公龜九寸念孫案九寸下有以上二字與下矦龜子龜文同一例而今本脫之通典食貨八己與今本同禮器正義初學記鱗介部引此皆作九寸以上

五均司市稱師

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菑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念孫案第一稱字涉下四稱字

而衍五均司市師者司市師即上文所云市令市長貨殖傳云王莽以王孫卿爲京司市師是也師上不當有稱字文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竝作五均司市師無稱字通典食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竝作五均司市無稱師二字

蝗蟲

枯旱蝗蟲相因念孫案蝗蟲本作蟲蝗枯旱蟲蝗相對爲文後人不解蟲蝗二字之義故改爲蝗蟲案蟲蝗猶言蟲螟見月令亦猶禮言草茅傳言鳥烏荀子言禽犢今

入言蟲蟻耳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今本改爲蝗蟲辯見經義述聞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皆其證也又翔燕吳傳蝗蟲起史記亦誤作蝗蟲夏侯勝傳蝗蟲大起皆本作蟲蝗而後人改之凡言蟲蝗者非獨蝗爲災也他蟲亦有焉考五行志自武帝元光五年至征和四年兼有螟蝗之災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大起不得改蟲蝗爲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蟲字亦後人所加凡漢書之紀蝗猶春秋之書螽也加一蟲字則大爲不詞後漢書酷吏傳注引漢書無蟲字

漢書第四